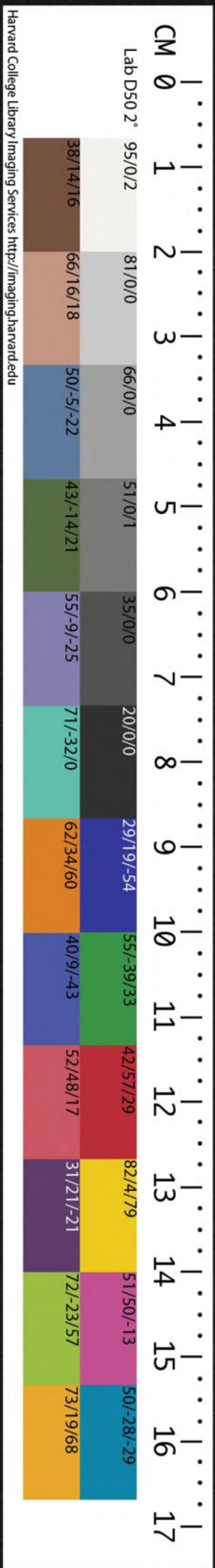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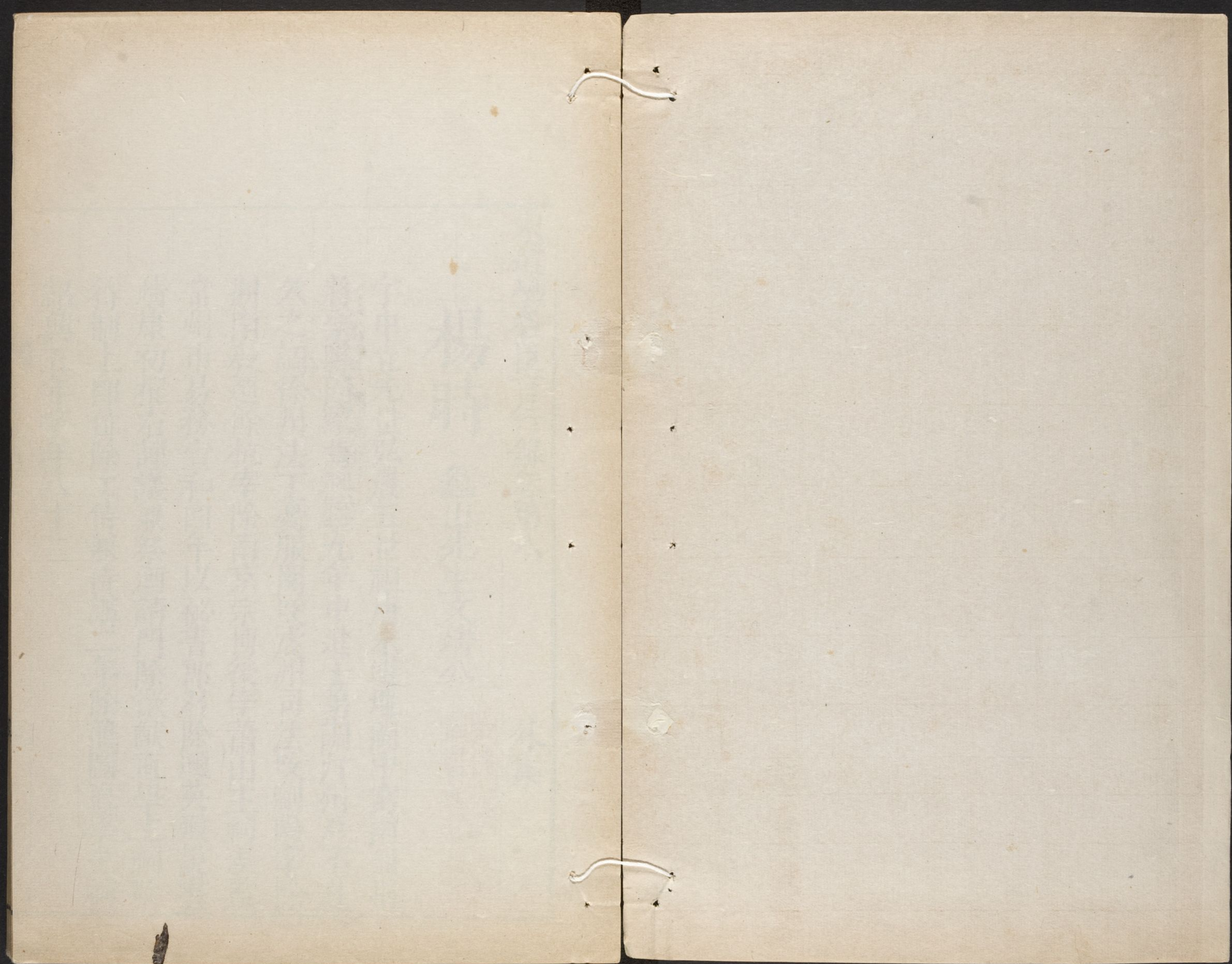
T ChL 2259.5.2943 B

5

1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八

外集

楊時

龜山先生文靖公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字中立先世弘農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
將樂縣因家焉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戶不赴
久之調徐州法丁憂服闋改虔州司法改瀏陽宰除
荆南敎遷餘杭宰除南京宗博後宰蕭山主祠差監
常州市易務宣和四年以祕書郎召除邇英殿說書
靖康初擢右諫議兼祭酒請門除徽猷直學主祠改
待制上卽位除工侍兼侍講二年除龍圖直學主祠
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

嘉祐中有二程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唱天下而升
堂覩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游定夫謝顯道與公三人
是也

初授汀戶不赴杜門種學澆漓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
燭理精深曉習律令虔州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
宣和間公知時勢將變遂陳政事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
而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
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城
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
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怨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
人和去此三者

淵聖嗣位公乞對曰上皇引咎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
遷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而大臣首
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何賴焉乞正典刑童貫爲三路
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大河天險棄而不
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
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闖人提舉覆車之轍不可復
蹈淵聖大喜

又上疏畧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
之與虜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
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非經久之計也四方勤王之師
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

怨復有急召之宜有不應命者不可不慮也傳聞三鎮欲以死拒之今若以兵躡其後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况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

尋又言聞虜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返今挾之而往此叛盟之大者臣謂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其罪而討之師直爲壯是舉也直在我矣於是議者不一終失此機會太原諸郡皆告急矣

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事

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彦公言士民出於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彦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邦彦奉使失辭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所同棄而敷告中外乃推二人平賊和議之功非先王憲天字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上皆從之

或意大學生又將伏闕鼓亂公言諸生欲忠於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卽定矣上喜曰此無踰卿者乃命兼祭酒

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病實安石

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爲邪說之事姑卽一二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也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後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難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

之列

並胡文定撰誌

五峯問此章直似迂闊何故載之文定曰此是取王氏肝心底劄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蔽邪淫遁之辭皆破矣

又言昔神宗不豫哲宗幼冲宣仁聖烈皇后有旨令二王非宜召不得入內時王珪首請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餘人無言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關實錄院衆臣僉書本末詳具不可誣也元祐中蔡確去其黨始造姦謀冀徼後日之福紹聖初惇卞用事欲報復私怨遂實其說上誣聖母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功歸蔡確而已亦與焉此非私於確其實自爲因以中傷元祐之

人耳今乞陛下索紹聖中所修元祐時政記一觀庶以
究竟事實昭洗王珪爲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冒受封
贈之典濫恩所被悉行改正以釋天下憤鬱之氣上乃
詔改宣仁聖烈皇后諱史

公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
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
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
接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
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
也

公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

以求世俗名譽既舉進士得官聞二程之道卽往從之
學時從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門居累年沈浸經書推
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
也

明道在穎昌時公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喜
甚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
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
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
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公公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
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公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多從佛學獨楊謝不變因歎曰學者

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長進

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大抵支離伯淳常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伊川語

胡文定云楊先生却是聰明過人伊川纔舉起新說有害道處楊節節推出來伊川云楊某煞聰明

呂本中云嘗聞於前輩以爲明道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上蔡云舊在二程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二人氣象亦相似

南軒云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有儒生高談詩書自擬

伊傳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鞅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姦其說一行而天下紛紛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卒兆裔夷之禍攷其所致有自來矣先生奏其學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享雖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到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說詎諛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公師事二程得中庸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

瀏陽書畫像記

胡文定荅陳幾叟書曰某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此是他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

然後發所以尤可貴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
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
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
海行旨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
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其
赴召非畏海行旨揮乃懼天下人在塗炭中而有惻然
不忍之心是以不屑去耳

又與宰相書曰楊某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

者鮮

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馬能免之

上方嚮意

儒學延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

程子勸先生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

當察此

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造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
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語仲素曰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
驗之從容嘿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
意之表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為得今之
治經者工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讀書須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求
之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為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
道其意在說聖人無偽此則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

會如象欲使二嫂使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豈容有此

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直是一個自然之理

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為害教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在百姓為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

並語錄

問龜山何意出來朱子曰他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

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心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為者只是說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眾鶻突及欽宗即位為諫議大夫因爭配享事為孫仲益所攻孫言楊某曩與蔡京諸子遊今眾議攻京而楊某曰慎毋攻居安

京長子攸龜山遂罷

下並朱子語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須救

得一半此語最當

文定云先生誌銘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當時宰執中若能聽用委

直院輩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必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蓋龜山當此時

雖負重者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

庇其子至有慎勿攻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覲人亦不信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有首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康節從頭至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安而成矣如濂溪資稟便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至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

他們只睇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或謂龜山恐不如此曰只論語序可見

龜山天姿高朴實簡易然所見定更不窮究少年未見伊川時先本看莊列等文字後來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先生尤甚

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云其似柳下惠看來是如此又云龜山文字却弱似是合下會得易

龜山立言却是有意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

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有辨荆公字說三十餘字夫荆公字說其說多矣而

止辨三十字何益哉又不去頂門上下一轉語而隨其
後屑屑與之辨使其說轉則吾之說不行矣

劉安節

字元承温州人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簿
除萊州教未行改河東提學召對擢監察御史除起
居郎遷太常少卿責知饒州移宣州政和五年卒年
四十九

公天姿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
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
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溫望之知其有容遇

人無貴賤小大一一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恚
辭也

召對便殿公言春官宜謹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
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
知饒州州荐飢公至大發廩振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
不是他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
司宜有相通政應調適緩急耳

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耆老以爲
吾州自范文正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
公分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
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發廩活之一無失

所者

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者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甚力人皆惴恐公獨泰然既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

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間斷矣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爲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內外通彼我也所治一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

問上蔡曰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茶蘼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
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它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九

外集

尹焞

和靖先生

字彥明一字德充其先洛陽人靖康初召到京師懇辭還山誥授和靖處士以榮其歸虜陷洛陽舉家遭禍公獨竄身入蜀居涪陵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力辭七年始就職除祕書郎八年除少監除直徽猷閣仍說書轉太常少卿權禮侍兼侍講轉徽猷待制九年觀祠而去十年請老如紹興居二年歿年七十二

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

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尚可
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
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
爲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伊川聞之
曰賢哉母也

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
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
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虜陷洛陽先生之家死于賊先生死復蘇寘于長安山中
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使人來招之先生夜
逃去徒步渡渭久之止于涪紹興間上以從臣薦召之

力辭居一年後赴召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
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
就斥上召益急至上前又辭上曰卿尚可辭耶朕渴卿
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
就職

會虜議和先生上奏曰本朝虜禍亘古未聞賴祖宗德澤
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
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
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心迎奉梓宮請問諱日
爲事遂使虜意亦驕謂我無人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
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

矣况先王之禮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
兵今信仇敵之詐謀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
失不共戴天反兵之義乎

又與宰相秦檜書曰虜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靖康以來
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便爲口實要怨侮兵自困自斃豈
忍爲此議乎比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
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虜人悔禍還二帝於沙漠繼之
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虜人虎噬狼貪
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望相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
之已甚乎

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

以爲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序於
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

先生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
成務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
得如出諸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

墓誌

呂稽中撰

馮忠恕曰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也聖
人所爲吾當爲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一日玩味諷
味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微二曰涵養涵
泳自得蘊蓄不燒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然後
爲得也三曰踐履不徒誦其空言要須見之行事躬行

之實施於日用形於動靜語嘿開物成務之際不離此
道所謂修學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已

記善錄序

公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處是道或問明道如何是道曰
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上求

公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言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
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親切祈寬問如何是
主一願先生善諭公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
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着得毫
髮事非主一而何

公言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范
曰君看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說如此蓋伊
川平日元不曾許人

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以問伊川伊川聞之公曰心廣
體胖偶只有所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着不得

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公初聞之以問伊川伊
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公曰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是
亦感與應乎曰然

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鍾
聲某曰譬如鍾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公獨能力行之公言先生
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

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暗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斲學不以教渠果否公曰某以諸公來從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差便不悞他一生伊川領之

公在瀘州一室名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陵所居名習堂取學而時習之義在千福院一室名六有齋取橫渠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矜有存之意一室名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

公與張繹同時師事伊川張繹以高識公以篤行俱爲所稱

伊川問公與繹尋常見處有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爲我言之公曰某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徃徃造妙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得

公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思叔始見穎悟疏
通伊川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伊川以族女妻之甚相
敬待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某每聞先生語言下
解悟某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
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先生以爲然思叔長於爲文
又善辦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
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伊川嘗言晚得二
士 記善錄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徐 名度字惇立尹明人 問曰某有意
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
歸而求之有餘師

又語人曰放教虛門自然見道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
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曰
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
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粟議問曰如何先生艷然曰訓經
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先生日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朱子云如
此便是平日闕却論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門人贊曰丕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朱曰
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

朱子序曰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教人所以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者也若尹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

先生言行錄序

又曰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喜竊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捧讀終編恍然自失因以自詔云

或問朱子以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此朝廷文字多是門人代作

和靖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此做甚麼只說得此一語

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个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

伊川先生纔說病便有藥和靖却似合下便把作死馬醫

此道之傳真未易以屬人也

和靖守得緊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抱得个不哭底孩兒

和靖才短只緊守伊川之說

並朱子語

和靖曰伊川門人馮理字聖先曰二十年間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願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張繹

字思叔河南壽安人

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為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

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為也

至僧寺

道觀

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

周恭叔

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為空祝髮也

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之時從學者甚眾伊川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

和靖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思叔始見伊川思叔頓悟疏

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學者從之漸衆

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朱子曰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

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子之年殆未可量也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劉質夫張思叔輩又未見有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比之康節橫渠皆不及

馬伸 東平先生

字時中或作時仲時舉東平人弱冠登第晦迹州縣靖康初以樞臣薦召爲監察御史中興初擢殿中侍御史湖廣路撫諭還臺言執政貶濮州監稅卒紹興初追贈諫議大夫

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

公調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
公公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公曰弊之大者由諸
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公
至場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
以蠱誅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
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公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
米至者畧無畱滯時倉使孫侯按部至境早行見負擔
者道傍假寐以待曉怪而問焉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
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
不已抵郡卽呼吏書牒薦之卽曰改秩公常以此語人
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靖康初樞密孫傅以卓行薦公中丞秦檜素高其節迎辟
爲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
堪無問願不願

虜立張邦昌而去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
同院僉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
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
不愛一死正爲此爾而欲吾稱臣耶出卽以繳申尚書
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
祐太后爲垂簾計其書畧曰相公不幸迫於狂虜使當
僞號閣下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
可欺所以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

於人而實亾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已而實存趙以歸耳虜人既北相公於義卽合變惧自列於朝上皇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係國統有歸宜卽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閣下退就北面之列請歸死有司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今乃謀不出此尚當非據羣心狐疑不知所謂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狀云伏見逆胡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徃相公尚處禁中未就臣列道

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虜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爲久假不歸之計仲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虜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人心未孚一旦喧闐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子曰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

王及之言於邦昌以寧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盡取以資用公復引義白於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今吾君狩猶未出疆天下之

人方欲追挽而不可得君之府藏燕遊忍一朝而毀乎
高宗龍飛公撫諭湖廣還將入奏於道中採訪得執政汪
黃不法事作彈文方具藁而何兌追及於建康見之曰
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公曰彼忌我
若未及言而有遷除奈何然吾當有以探之時方召孫
覲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覲親草降表
極其筆力以媚虜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
遂除司農卿公固辭乃繳進彈文執政怒甚搜求無以
為罪乃指章中言卻成章上書事御中以為趨向不正
遂貶濮州監稅

時用事者必欲寘公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

惜其去至戚嗟相吊且危之公僕被就道無憂惧色人

亦歎服公天姿重厚雖勇於為義而耻以釣名不幸卒

為仇陷於死或云王淵屯淮上受黃密旨加不利於公知與不知莫不痛之

常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

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

公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公曰吾

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

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

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畱東平

胡文定時政論曰伸言汪黃自言官黜為監當而其言則

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

復祠官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
覲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閻邵成章也
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
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
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
當時罷之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捐
軀爲國之人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

靖康虜議立邦昌公抗言於稠人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
緘嘿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荅少焉屬藁
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檜旣爲臺長則當列於首以呈檜
檜猶豫公帥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始肯書名公遣

人疾馳以達虜酋故秦氏所藏猶云檜等也公死檜還
自虜揚言已功盡取富貴公之子孫漂泊閩中有甥何
琬得其言藁累欲上之而其子止之云秦之凶燄其可
犯邪紹興乙亥春琬忽夢公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
趣使往陳之琬卽持其藁以叫闕檜大怒誣以他罪下
琬大理竄嶺外未幾檜果殂其家訟寃詔復琬官公之
忠績遂得別白

子皿厚

字敦夫洛人

和靜云敦夫來從伊川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

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

一日伊川語之曰三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靜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靜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

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洒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棧邵溥送焉

侯仲良

字師聖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
人有欲館侯子於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疏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為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

雅言

胡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某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尹和靖曰伊川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朱子曰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畧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

說侯子論語

周行已

字恭叔永嘉人

自太學蚤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疾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退

速每歎惜之

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之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偶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若也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可乎

謝上蔡云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或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却
忒早

胡文定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原累大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王蘋

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攷徙平江守臣孫公祐薦其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倅常州奉祠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二紹興二十三年卒

先生資稟精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為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

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楊文靖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朱震胡安國尹焞皆舉以自代文定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李郁

西山先生

字光祖邵武軍光澤縣人元祐黨人深之子游太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舉遺逸朱異行郡國還以公名對召對便殿除勅令所刪定官旋以憂去用進書恩改承務郎免喪會秦檜用事遂隱居久之起家福

言行錄
建帥司幾宜以事忤帥不屈移病告老二十年卒年

六十

龜山既受學於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即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

投而愈不合於是取論孟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

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忠肅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竒之卽妻以女

秦檜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亦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爲意然一時賢士大夫益高仰之

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

親極其厚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已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徼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九終

外集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

外集

胡安國 武夷先生文定公

字康侯建之崇安人紹聖四年中進士第授常州判官改江陵推未赴如荆門道出江陵帥守監職司一見合奏乞除荆南教報可赴闕除太學錄丐外除提舉湖南學事崇寧五年例罷學士倅成德軍以舉遺逸獲譴除名大觀四年復官改正元斷宣和元年提舉江東學事尋掛冠末年侍臣合薦經學可用旨落致仕除尚書員外郎三辭不允尋除中舍賜三品服罕臣擠之除殿撰知通州中興初召爲給事中三辭

建炎三年再召固辭主祠紹興初除中舍兼侍講辭不允二年就職呂頤浩言公屢詔偃蹇落職主祠五年除徽猷待制知永州辭詔依差提舉太平觀尋除寶文直學士八年歿于書堂正寢

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頴昌靳裁之嘗聞程氏之學與公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益強識日明

登第時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攷官得之定爲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親擢爲第三

靖康初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上急召公入見奏

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

又奏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

淵聖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久聞其名自蔡京得政已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污者惟胡某一人耳淵聖嗟異焉何臬建議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乞分

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為名各付一箇為衛王室禦狂
寇之計公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
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
廣分為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
至又何以待之乎欲乞據見今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
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
急京師戒嚴卽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
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

樞密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公辭因致書宰相
呂頤浩曰夫嘉祐政事之大要本於愛民始於審謀成
於果斷今朝廷欲理兵政以強國而官吏不知恤民以

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則與
嘉祐愛民之意異矣至於衆謀紛紜而國是未定命令
交錯而民聽未孚法制數更而下不知其所守其於嘉
祐審謀能斷亦異矣

定計論曰撥亂興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功可就陛
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
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
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

設險論曰設險以得人為本保險以智計為先人勝險為
上險勝人為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
險而人謀未善爾今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

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槩不可易者也

正心論曰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養氣論曰用兵之勝負係軍旅之強弱軍旅之強弱係將帥之勇怯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蓋人主將將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狐偃所謂壯也壯則強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狐偃所謂老也老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幾也陛下勇於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有曲直可議

則守爲剛氣可塞乎兩間震爲怒氣可以安天下矣宏度論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綢繆而育萬物也陛下聖度虛明人心廣大回當不以私喜親近諛佞亦當不以私怒疎遠正直賞而必當是謂天命罰而必當是謂天討施諸一人而千萬人悅以畏矣

寬隱論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止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

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望降詔申明凡被詔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強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戎內拂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說殄行之臣則治道成矣

上謂曰聞卿與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惧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

會除朱勝非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公奏沿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赴召時呂頤

浩都督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指公爲黨魁力引勝非爲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
宮觀

公登舟稍稍沂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歲乃渡南江而休于衡嶽買地結廬名曰書堂爲終焉計頽然當世之念矣

初荆公以字學訓經義自謂千聖一致之妙而於春秋不可偏旁點畫通也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

矣公自壯年卽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
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者不得相傳習亂倫
滅理用夷變夏始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臬古今諸儒
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
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
衡之以五經証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沈酣
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
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慨然
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
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
焉

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
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
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
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奕耶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
多勸之買妾事旣集慨然歎曰吾親侍養千里之外曾
是以爲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行
部過衡岳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
職事所在也卽止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樂戲
以待而交代楊龜山具朝膳畱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
置語孟按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暮也壬子赴闕過
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

爲壽公感然曰二帝蒙塵國步杌隉豈吾徒爲燕樂之
日敢辭其人赧而止

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恬靜簡嘿寡於言動雖在
宴閑獨處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
合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虔
必頌感曰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子弟或近出燕集
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
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
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
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
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

子弟與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
也

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荅顛川曾幾書曰窮理盡
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
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克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
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太山也四端固有非外
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
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
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
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
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

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捨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廣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

公於出處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

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

游楊謝皆二程高第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以爲韓忠獻公爲冠慕用鄉仰言必稱之

公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冲澹容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浸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

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

惟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公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無一物足以嬰其心者取舍一介必度於義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卽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然官情如寄所好不在焉

上蔡曰聞公進道甚篤德業日美所到豈可涯涘眞足畏也更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南軒曰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通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

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建寧祠記

晦庵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

以後並朱子語

跋公與呂尚書帖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一讀此帖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

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

文定春秋傳却只以執轅濤塗一事爲器小此大拘泥因言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南巡不反二事尋些年代又遠已冷底罪過只此小不共負事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此亦是器小之故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熹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个行夏之時四个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

欲改從建寅

胡說公卽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卽位凶服如何入廟渠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卽位豈可攝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誥東坡道是召公失禮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个權宜如借吉例

胡春秋說得太深又曰大義正

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熹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臆度了

胡謂春秋絕筆於獲麟爲志壹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

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官又却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

胡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忖怛

胡春秋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胸中間架規不草草也

問胡春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疑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否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

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意當初本說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它經先須於論孟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胡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

文定之學後來得之上蔡者爲多

文定說較踈然較好五峯說密然有病

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曰秦嘗爲密教翟公與知密州

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竒之後康侯問
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爲對云其人類文若又云無事不
會後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
秦抗論以爲不可康侯益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
公之前後秦自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
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天筵之召則秦之薦
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
處故以老病辭後來秦做出大疎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十

終

外集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

外集

胡宏

五峯先生

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
於京師又從侯師聖於荆門而卒傳文定之學晚歲
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

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力行
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
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
全卽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
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

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

張南軒曰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

或問於南軒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思中庸獨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子始道性善今先生之言反復論性爲甚詳無乃與聖賢之意或有異乎南軒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時如楊墨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開廣故高

明之士徃徃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隳馳萬事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可勝言哉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也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能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人若合符節矣不然不知求仁而居然論性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

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南軒改作而主性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臆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襲見蒙心之官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為其所惑者鮮也然則奈何曰在脩吾身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脩君子宜深別焉朱子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又曰如是即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

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

呂東萊曰知言勝似正蒙朱子曰蓋後出者巧也

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

又曰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謂天命為不囿於物可也以為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甚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為如此惜乎不及供洒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耳

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為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如本正道變化為世俗醜酢道論游夏問孝之類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採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教大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為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旨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五峯臨終謂處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个敬此為

名論

五峯有本亭記理固是好然其文章排布是文人之文

並朱子語

南軒序先生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為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荅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為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

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南軒見先生先生辭以疾它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
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前此不見
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南軒曰枋若非
正孺幾乎迷路

胡憲

籍溪先生

字原仲建之崇安人文定公從父兄之子稍長從文
定學始聞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一日歸隱故
山從臣薦之召授本州添教尋監南嶽廟為福建帥
司准遣奉祠改祕省正字病求去以左宣教郎主管

崇道觀歸而卒紹興三十二年也享年七十七

生而沉靜端慤不妄言笑長聞程氏之說入太學會元祐
學有禁乃與鄉人劉致中陰講而竊誦焉又講易於涪
陵處士譙天授又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為物
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歎曰所謂學
者非克己工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
諸生歸

先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
人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
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
紹興己卯公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晦翁送行有詩曰執

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

新我豸角冠

特劉拱白祕書丞除察官

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

要人看

一章

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

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

二章

五峯見之曰其言

有體而無用因別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

青不老青山出雲雨太虛洗盡塵埃山更好似為籍溪

解嘲

晦翁致書畧曰前日聞極論天下事至於慷慨洒涕有以

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天其或者一試大儒之效

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有規模素定於胸中某切謂

天下形勢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其本

根而已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

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其氣力易以鼓

動如羸病之人針藥所不能及灸其丹田氣海則氣血

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以泊然無復當世

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先生為正字當奏事殿中

而病不能朝即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

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虜果南

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

時二公皆為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先生獨極意顯

言無所避疏入卽求去矣

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卽之温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務自爲訓說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已說

晦翁祭之文曰惟公之生氣質温良弱冠而學有志四方發軔蓬蒿至於臨漳學承于家行著于鄉乃獻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束修踵門于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簞我瓢我糠或魚于溪或圃于岡水鯉鮮腴藥類豐長以是爲養胡考寧康以是爲樂逍遙相羊我

心悠悠歲月于荒華髮斑衣名聞帝旁弓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隱彌彰乃命典教于梓于桑作人之功于今靡忘中祕之官典冊是藏公晚而居羣儒所望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旣壽且臧云胡不淑奄忽而亡

又曰先生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劉子翬 病翁先生

字彥冲忠顯公之次子以忠顯勳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忠顯薨執喪過禮服除倅興化軍秩滿以最聞

詔還蒞故官先生始以衰毀致疾自以不堪吏責遂
丐祠主管武夷冲佑觀以歸十有七年四爲崇道祠
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七紹興十七年十二月終
少負奇材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世家屏山下潭溪之
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旣得祠祿於是俯仰其間盡弃人
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
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
忠顯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反兄弟之
間怡怡如也

忠肅公卽先生之猶子也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教
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原仲
劉致中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與他所遊亦
皆海內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之心
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扣必
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識
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

晦庵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
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
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
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
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
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汝

尚勉哉

先生始得微疾卽入謁宗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決
素所與往來者召其姪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
遺人人爲計久遠昏宦舍業之旣已則日與學者論說
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瑟賦詩澹然如平日
居兩日而沒

學尤深於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蒙齋之
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說所蒙兩
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
爲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衣沙反以自渾如
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

三子旣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跋浩然子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
當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是知復之以義爲聞道之
要言進修之捷徑學者踐之真積力久將有捭裂泮渙
沛然流出於曾臆間所謂易者是自知之矣

撰維民論曰民心無常去就無定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
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
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此治亂興亡
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皆以寬厚爲治至哉仁宗之仁
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成恩咳唾爲澤薰醢沉浸
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

講經制之道曰國富而節人有拂心國窘而節人有怨心
今主計之官無出入之制隨田取足不量民力焉兵以
衛民食於民官以治民食於民苟出不臨戎居不司事
勿食可也郡縣已併旋復員缺可減復增或慮裁抑之
行衆將咨怨殊不思費用之廣浩於丘山非天降而地
溢也一取於民耳此經制之道有未盡也

聖傳論曰吾觀古聖賢進德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
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
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蛻德必日新
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絕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
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爲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直積力

又爲鈍才是自誣也

先生有復齋蒙齋二琴嗣子坪葆藏之門人朱喜敬爲作
銘復齋曰匪金匪石含玉真兮雷伏於腹閱其神兮磴
然一作萬物皆春兮我覲器寶懷若人兮主靜觀復修
厥身兮與時偕誦而不及其伸兮

蒙齋曰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遇險而止寫之冷然者若
導其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亨貞
之意則託茲器而猶傳

又跋文集曰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
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
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

先生有聞箏詩曰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牕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鳴箏人遙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心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聽音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况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栖栖藩東客亦抱凌雲才

晦翁跋曰此詩先生少所作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時輩少及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此體矣嘗謂學詩且當以此等爲法庶不失古人本分

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故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變而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舊法之爲穩也

跋先生遺帖曰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喜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某竊窺見其自爲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請焉先生欣然嘉其志乃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不倦其后屬疾某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自是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其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亡餘一日授詩一篇乃其手書歿後發其所封遺書

復有片紙屬某未有勉力大業之語某泣受寶藏不敢
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趺慕前修景行之懿
問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真實不能
出此語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絕後學何如笑曰屏山只
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
了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
耳

劉勉之白水先生

字致中建之崇安人鄉舉詣太學歸過南京見劉忠

定楊文靖授業後以中書~~與~~臣薦詔詣闕未及召見
給札後省謝病歸紹興十九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
而成滂沛闕闊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

踰冠入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子得挾元祐書制師生
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
之口君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而
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裘下帷然膏潛
抄而嘿誦之聞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適
以事至京師卽往叩之盡得其學之本末旣而遂厭科
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歸

見劉元城楊龜山皆請業焉劉公尤奇其才畱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昔聞一言之微融會貫通皆為已用而踐履日已莊篤

與籍溪胡原仲屏山劉彥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為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埋

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為草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淡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

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公之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為實錄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攄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于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為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來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如此

秦檜專國柄方決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即日

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日專故相趙忠簡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而去未幾卽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有志之士莫不哀之

先生學本爲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裁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既謝不取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

先祀

晦庵曰喜之先君子蚤與先生游相好將沒深以後事爲

寄且戒其往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某如子姪既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媿媿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

李侗

延平先生文靖公

字愿中南劔之劔浦人父諱渙贈右朝議大夫先生爲季子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遂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於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

禮車乘來迎先生往見至之日疾作卒于府治之館
舍年七十一隆興元年十月十五日也

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
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
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
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
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
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
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士
人有以矜式焉

初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與其潛思力行
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誦誦之
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
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其有在
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
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
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
以高厚微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
用之小物玩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
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酌發必中節
後學咎問窮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及身
自得而可以入聖賢之域矣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

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是者恐未足道也又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

然而義理少進矣

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

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

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

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義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滋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嘿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卽弃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

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韋齋朱松謂先生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

朱晦庵祭之曰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
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于天機乾端坤倪鬼
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倫
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
殊體用混員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
洒洛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
哉游哉卒歲以嬉云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
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太公與化爲徒古
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唯聖學不絕
如綫先生得之旣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
歿孰云非天喜也小生摠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

閭閻侃侃歛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
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卽事
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
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
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
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計音
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云
問先生言行晦庵曰它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
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粹面盎背
自然不可及延平初亦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得琢磨
之力

問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
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
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
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
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盖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
理出

問延平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曰先生涵養得自是
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
他真个是如此

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
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
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

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个主宰存養處

問延平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
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
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
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
是有个覺處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
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个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个
思思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
體驗是著意觀又恁平常否曰此是以不觀觀之又曰

延平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李先生取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

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

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个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並朱子語

朱松

韋齋先生

字喬年徽之婺源人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正字丁內艱服闋召對改左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

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史職如故修
哲宗實錄書成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出知饒州
未上請間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再請命下而卒
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也贈官通議大夫
公生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游學校爲舉
子文卽清新洒落無當時卑弱陳腐氣及去場屋始放
意爲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閑暇
超然有出塵之態遠近傳誦至聞京師一時前輩以詩
鳴者徃徃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文汪洋放肆不
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威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
不可名狀人少能及

一日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
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所以應時合變先
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爲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
陸宣公之爲者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於是益自
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
於致知誠意之地

自謂辨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間
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於觀攷者益有以自信而守
之愈堅故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義利之間兩端而已
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

又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
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
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公謁而說之曰今日廟堂之議未
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
克復神州汛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嘗聞不取關
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今既進不能以
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
五路東向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
爭荆淮以爲固守之計而但感處一方費日月於道途
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

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成敗之間
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闕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
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又言宜鑒既往之
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
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
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急則奮不顧身以抗
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則庶幾神器奠安而基
祚強固矣

虜使議和公與史院同舍胡公程等共疏言曰虜方吞噬
未厭而一旦幡然與我和者爲和之說以侮我耳又慮
我蓄銳待時爲和之說以撓我耳虜之和使卽秦之衡

人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虜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方以爲吾爲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昔項羽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唯高祖不信其詐謀而不爲之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卒能威羽於鴻溝之上使其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可以觀其計之得失矣

公念國步日艱人心未服而天子無自將之兵諸道無典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擁重兵強不可令事蓋有不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復武舉責實用必其洞曉韜鈴長於綏御者以儲將帥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

皆久長之至計反覆惓惓不能自己其於請建太學明人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厲苟媮之習則又平日之所深慮而每言之所謂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焉者非若後來諸人承望風旨但以課試文墨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言無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檜之怒公愈甚遂使言者論公獨以懷異自賢陽爲辭遜爲罪而出之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手抄口誦不懈益虔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得澹如也

公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接引後

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佞嵬瑣簡
賢附勢之流與已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
施於吏治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晚既屬
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懼色手書告決所
善胡公憲劉公勉之劉公子翬屬以其子而碩謂熹往
受學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
鄉者又如此云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

終

外集

